

## 十六、佛學院第一期的經過

佛學院成立之第一期，我所定的學制，在依禪林規範施學校功課，故每日於上六點鐘或五點鐘講堂、及三點鐘或四點鐘自習之外，有早誦坐禪一時與晚誦一時，晚誦係彌勒上生經及念彌勒菩薩，回向兜率；三餐亦用叢林齋堂制。講的功課，本訂三年畢業，旨在養成佛教的師範人才，等於高等師範學校。第一二學期悉照原訂課程講授。第一學期係令起佛法基本信心及授佛學常識；空也講楞嚴經；我講世親發菩提心論與瑜伽真實義品（此二代起信論）；史一如講小乘佛學——譯日文小乘佛學概論及俱舍頌講話；歷史則我講佛教各宗派源流——此書即此時隨編隨講以成，史一如譯講印度佛教史；另授以研究佛學的基礎知識，則我講八轉聲義、六離合釋等，史一如譯講因明入正理論講義；另外關於哲學，則史一如譯講印度六派哲學；國文教員輪換了杜漢三等好幾個人，且因程度不齊，另分低淺一班，以學生程聖功加授國文；日文、英文亦分班教學，但英文全無成績，而日文雖由史一如、陳濟博等繼續了兩年，亦才六七人稍能學上。此期僧學生，如漱芳、能守、默庵、會覺、觀空、嚴定、法尊、法舫、量源等，居士學生如程聖功、淨嚴（那時尚未出

家，俗名陳善勝）、張宗載、寧達蘊等，王又農、陳維東等亦住院旁聽；學生最多時達百餘人。教學方面精神尚好，其稍有煩惱者，則為事務處辦理未臻健全，與學監、教員、學生，時有磨擦。冬天，智信因病亡故，竹林、玉皇亦辭職。玉皇就在那一冬去靈隱寺，由知客而監院、而方丈，以到現今。大慈亦在這年的冬初，以病重出關，入醫院已醫治不及而死，噩耗到鄂，大為哀悼！

那一學期院外有堪記憶者，則為中華大學曾請我授印度哲學，每星期去講一時。且李時諳主持的漢口佛教會——此時武昌佛教會與漢口佛教會已分設，亦時請過江講演、授三皈等。冬初，湘省緇素推劉某來武院，公請去擔任復興大滄山的住持。武昌佛教會推劉東青陪往，我攜嚴定為侍者，到長沙講學三天，與仇亦山、趙炎午等，商定了恢復滄山及滄山產業等進行計劃。到寧鄉佛學會，補蕉會長及采月理事，同到迴龍山，會了惠敏同學，相偕入滄山共住三日，將各事宣布安定，返抵長沙，與曉觀等創辦佛教孤兒院，即回武昌（次年，以性修回湘任滄山監院，性修一直到死乃交與岫雲，歷十五年寶生始接任持）。迨年假後，元白、劍農等邀赴宜昌。那一冬，長江上游水淺，輪船擱淺，行甚遲緩，在舟中過陰曆年。經沙市等，覺得一路都無風景，但到宜都後山水漸佳。抵宜昌恰正月朔一，說了幾天法，授了幾次三皈，有王容子、鍾宜民、黃恭任等皈依；後來的宜昌居

士林，即由此而輾轉緣起。暇時，遊了藥王宮等僧寺及三游洞等名勝。至初七八，枝江院董皮劍農，沙市院董蕭止因等來接，共游元白與全敬存等合置的那惹坪維摩精舍。乃連敬存、韻香等十餘人，同赴枝江。在劍農的故鄉說法授三皈，皈依的有縣佐陳石琴及某連長所率的全連官兵。那時，劍農等已請我昔年同看藏經的本一，在三江口彌陀寺充住持，亦曾來晤敘。在枝江住了三日，即由沙市水警局長徐國瑞派專輪來接至沙市，說法三天，授了一次皈依，皈依的如鄧振璣、徐國瑞、陳妄清、王理丞等數百人。章華寺朗月和尚等邀往齋敘。又渡江去荊州遊訪名蹟，在荊州亦說法一天，對於一片瓦礫的承天寺等，頗多感慨。尚擬遊當陽玉泉寺、關壯繆、智者大師遺跡，訪祖印法師，乃以開學期迫，盪返武昌。這一遊，使佛法彌漫了漢口到宜昌的一段長江流域；杜漢三有「我們也要改行做和尚」的歎語。

我回到武昌，於原定的癸亥（民國十二年）正月二十日開了學。但我沿途勞累，病了傷風十餘日，病愈時已二月初了。原訂這一學期以三論為中心，添聘了張化聲來講中論，我自授三論玄要及十二門論、百論，百論有陳維東的記錄載海潮音。史一如續授前課，空也講大般若曼殊室利分，張化聲兼授國文，能守亦助講佛學兼辦附屬小學，以默庵、程聖功、陳維東授課。夏間，唐大圓也來了，加授中國哲學。芝峯、超一等，於那年夏初始來

學（超一不久改充庶務）。開學前，改任大覺為監院，由元白介紹祖印法師一個學人松林來任學監。這一學期不幸的，則為夏初有一部學生對空也鬧了些風波，把他鬧走了。暑假前，史一如亦因病離職去滬醫治，就在這年下半年病故了！海潮音遂交張化聲續編。又這一學期，對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等，起了不少的論辯。對梁任公、王恩洋所提出的起信論真偽問題，對景昌極的相分同種別種問題，對呂秋逸的佛誕紀元問題，對歐陽漸的唯識抉擇談，似乎都在這年的上半年或下半年。院中執筆的，則為我與史一如、唐大圓、陳維東等，卓然表現了佛學院的特殊學風。

這上半年的院外活動有可言者：張宗載、寧達蘊等，曾在北京發起新佛教青年會，我為改稱佛化新青年會。在武、漢增多了陳維東、周浩雲等分子，令張、寧專在漢口佛教會內作青年運動。又漢口九蓮寺了塵、戒塵、慈舟、妙闊等辦了華嚴學校，曾邀我去講了數回。夏初，西安康寄遙等請往講經，轉推了妙闊前去。春間，黃陂縣知事謝鑄陳初發心信佛，聯合邑紳趙南山、陳叔澄等邀我及隱塵等去宣揚佛教。入縣境時，謝知事率衛隊洋鼓吹打相迎，一路入縣署，轟動了空村、空鎮、空巷、空城的數萬民眾來聚觀，為我所經集羣動眾的第一次奇景。寓在前川中學，講了數天，傳了一次三皈，皈依的官紳男女數百人，與陳叔澄以詩唱和，並為謝知事收集戰時白骨所造的白骨塔作了塔銘。後來，謝知事

邀了張宗載、寧達蘊去宣講青年佛化，辦過一個佛化小學。那年的夏天，印度詩哲泰戈爾也來到武昌，陳維東等以佛化新青年去參加武昌的泰戈爾歡迎會，我與泰戈爾、徐志摩等作了一席談話。漢口佛教會已改選了胡瑞霖為會長，其媳湯佩琳以全部粧奩捐贈，完成了後棟的佛殿及兩廂樓房。又為舉行盛大的佛誕二千九百五十年（依中國舊傳佛生於周昭甲寅四月八日計算）大會，孫厚在等並打通了西壁栖隱寺遺址，（為後漢口尼眾林的前身）添蓋了齋堂等。武院師生全體出動去參加講演，三日間，武漢來參加大會的十餘萬人。那時，曾授一次三皈，亦千人以上。於暑假後，與隱塵、森甫去廬山大林寺開始了暑期講演。秋初，因曾在武漢皈依的黃梅縣紳黃季蘅等到牯嶺邀接，去黃梅講演三天，傳了一次皈依。時在大水災後，遊五祖山、老祖山等，一一詳記以詩。

從黃梅返武昌，即舉行秋季開學禮。我那時，一、因感覺禪林的管理訓練難達預期的成效，學監尤不易得適當的人。二、因學生的程度不一，淘汰了些，自動的退學了，那一學期連轉學新來的現月等也才近六十名。乃決將這一期學生提前畢業，另定改善的辦法；開學時宣布把第二三年的學程縮短入第二學年，改三年畢業為兩年畢業。原訂的課程是：第二學年以法相唯識學為中心，第三學年的課程以法華、華嚴等台、賢、禪、淨、密、律為中心的。這時，遂從第三學期起，把台、賢、禪、淨、密、律的學課大為減少，配合在

唯識學年中講授。這一學年以我所講的成唯識論為主課，全院員生及院外的人來聽的，常百人以外。此外，關於天台宗者，僅講了教觀綱宗，關於禪宗的，編講了一本古潭空月。妙闊由陝回鄂，加聘以講賢首五教儀；張化聲授西洋哲學及未完的中論，唐大圓續授中國哲學，並代我續講解深密經；國文則已由張化聲介紹來了某君專教；陳濟博教日文，並譯講未了的印度六派哲學與中國佛教史。第四學期，我續講成唯識論外，並講了關於淨土的彌勒上生經及彌陀經，慈宗三要即是這甲子年（民國十三年）元旦所編的。關於戒律的，只講瑜伽菩薩戒，妙闊專講楞伽經；我參合陳濟博所譯，編了各地佛教史；張化聲、唐大圓及國文仍續前課；並由大勇來院傳密及講密宗綱要。這一年任能守為學監，第四學期任大勇為監院，但實屬大敬代理。到暑假前舉行畢業，畢業者凡六十餘名，先與院董會商定了改制續招的辦法，留二十名在院繼續研究，其餘皆各自回去了。

這一年院外的事，除武漢兩佛教會的法會不時參加而外，洪山寶通寺住持因故被撤，商隱塵等以歸元寺某副寺繼承，恢復並增加田產，大加整理。十月間，曾在武昌涵三宮的佛教會講了一部金剛經，由國文教員某記錄，即是單行本發行的金剛述記。傳授三皈時，陳元白襲用李時諳（時諳出家名大愚）慧融一名，亦受皈依。因為這一年，祖印法師已西逝，並曾請我為作塔銘。逮冬天，大勇於高野山學成回國，本擬閉關專修數年，乃才抵上

海，即有滬、杭佛徒江味農、吳璧華等邀在滬、杭傳法。上海略傳結緣灌頂，到杭州則傳了十八道一尊修法，潘國綱、王吉檀（已升實業廳長）等皈依甚盛。武、漢佛徒多盼即來武、漢傳修，初去一函，以杭州挽留未允即來，我亦盼其即來武漢，遂重寄限期來鄂的嚴切手書。大勇於臘月間到武昌，即住武院，值放年假，為院生講密宗大意。武、漢佛徒多請傳修十八道一尊法，我於武院本不許女眾來住宿，此時以李德本等十餘女居士的要求，借西偏小學部屋，專闢女眾修密壇，而隱塵、元白等十餘男居士及院生觀空、法尊、嚴定等十餘人，則設壇院中議事廳樓上，同住在院中修法，過舊曆年。我曾向男女各壇巡視一周，極為莊肅嚴淨！至正月初十外圓滿，曾攝影登海潮音上。開學後，大勇即留在院講授密宗綱要。時寶通寺的新住持忽然死了，武、漢諸居士已引動學密之興趣，有的要大勇去繼任，有的聞持松亦已從高野山學密回常熟興福寺，乃去接持松來任住持。到夏初，大勇因要去從白喇嘛進究藏密，遂赴北京。是年李德本等又發起佛學女眾院，在鼓架坡租正覺寺地修造院屋及勝鬘精舍。

這時，我在海潮音發表的言論，亦每能發生或正或反的很多影響。例如說了「志在整理僧伽制度，行在瑜伽菩薩戒本」；後來常被引稱著。又作過一篇「職業與志業」，竟有一些職業少年，因此組設了佛教利濟會。借「新僧」兩個字為題，以說明從社會到萬有

都是和合眾，後來竟有以「新僧運動」作口號的。這一年四月八日，上海的中華新報要出一張佛誕專刊，託康寄遙來信請我作過一篇關於佛誕的文字；而趙南公的泰東圖書局要出版王陽明全集，也捐資海潮音，以函求我作序文。這都是我的學說已影響到一般的思想界、言論界，而不限於佛教信徒的明證。